

世界军事前沿问题研究



中航传媒
CHINA AVIATION MEDIA



THE SEABASING AS
THE CORE SUPPORT OF U.S. NAVAL
OPERATION IN THE FUTURE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合众为一

美军未来海上作战
核心支撑的海基能力 (下)

彭英武 戴嘉琦 编译

航空工业出版社

国家安全研究
系列丛书

合众为一
——美军未来海上作战
核心支撑的海基能力
(下册)

彭英武 戴嘉琦 编译

航空工业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提 要

海基能力是美国国防部在冷战后推出的一系列新概念之一。本书从阐释海基能力的定义入手,剖析了影响海基能力建设的因素,联合海基能力和增强型网络化海基能力对于作战的影响,海基能力在多种类型军事行动中的应用以及海基能力平台的构成,进而展望了海基能力未来的发展方向。从根本上说,海基能力就是美国所一直寻求的一种不依赖陆上基地而直接从海上发起和支援陆上作战的能力,这种能力在很多情况下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因此也值得其他国家思考和探索。本书适合从事海洋战略研究和海军装备研究的专业人士以及广大军事爱好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合众为一:美军未来海上作战核心支撑的海基能力:
全2册/彭英武,戴嘉琦编译.--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
2017.7

(国家安全研究系列)

ISBN 978-7-5165-1242-5

I. ①合… II. ①彭… ②戴… III. ①海战—作战能力—研究—美国 IV. ①E7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61688号

合众为一——美军未来海上作战核心支撑的海基能力(下册)
Hezhong Weiyi——Meijun Weilai Haishang Zuozhan
Hexin Zhicheng de Haiji Nengli (Xiace)

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2号院 100012)

发行部电话:010-84936597 010-84936343

三河市华骏印务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50

字数:954千字

印数:1—1500

定价:238.00元(全2册)

《国家安全研究系列》专家委员会

主任：汪承兴

副主任：孙一鉴

委员（按姓氏拼音）：

陈 军 蒋少散 李 健 买瑞敏
任海平 王春茅 岳松堂

编委会办公室

主任：赵忠良

副主任：龙明灵 王 玫 袁 炜 姚宗杰

成员（按姓氏拼音）：

戴嘉琦 刘 宁 刘 希 李东南
李金梅 苏 洋 王 昕

“国家安全研究系列”丛书

前言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进入 21 世纪以来，特别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军事影响力不断升级，热点安全问题不断在中国周边涌现。特别是随着美国“战略东移”的重大调整，东亚、南海乃至整个亚洲的地区安全都将面临全新的重大抉择。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

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社会经济多元化程度不断提高，一些原本只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性安全问题，也在国内开始出现。国内外安全环境的变化，使得中国安全形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重要思想。也正是为应对国际、国内安全局势的全新挑战，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做出了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以便更好地组织和协调我国安全机构的工作，应对可能发生的潜在安全问题。

“总体国家安全观”重要思想的诞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在国家安全、外交方面的重大战略调整。在新的环境下，对国际安全领域研究新成果、新思维的学习和借鉴，将成为未来军事研究的重中之重。面对现实的新问题，我国安全领域的理论建设也急需新的方法和思路。

然而，相比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我国目前对国家安全领域的研究，虽然在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但依然存在着诸多不足，具体表现为：

首先，我国国家安全研究启动较晚，许多重要领域尚属空白。相比于西方国家，中国面临大规模的安全挑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挑战的时间较短；许多领域，如环境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恐怖袭击等，在中国出现最长不过几十

年时间；许多重要领域，如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处理、社区安全、水资源与环境保护等重要课题，在西方已经形成了相关的子学科，而在国内对类似问题的探讨才刚刚起步。

其次，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缺乏相关的专业研究人士。许多非传统安全领域问题研究者，多是由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法等专业的学者转型而来，相关领域在国内的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尚没有形成专业，研究力量相对薄弱。

第三，在传统安全领域，研究机构过于集中，缺乏全社会的共同参与。目前国内军事安全领域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各兵种下属研究院、所和军事高校内，缺乏社会力量的加入。反观美国，即使在国家军事战略领域，一样有高校和民间研究力量的广泛参与，充分调动了社会资源。

正是为了弥补这样的不足，中航出版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组织相关军事研究人员编写，精心打造推出“国家安全研究系列”丛书。本丛书共七个分册，内容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所涉及的领域涵盖亚太安全、美国陆军转型、美军“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概念、美军海基能力建设、美军战略传播能力建设、网络空间安全、太空安全等多方面。

中航出版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推出“国家安全研究系列”丛书，目的在于借鉴国外先进理论研究成果，为构建新安全环境下属于中国自己的全新安全力量，做一点添砖加瓦的贡献。为应对我国新的安全形势，解决新的安全问题，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必不可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本丛书的出版工作，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朋友们的无私帮助，并已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在此，我们向所有曾经给予我们帮助的朋友们，一并表示感谢。由于时间紧迫，水平有限，本丛书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对此，我们也衷心欢迎读者朋友们不吝指正。

序

“现在拥有制海权的美国海军，可以在过去的基础上，扩大发展世界海洋范围内具有基地特征的军事力量，努力扩大发展原先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浮动基地”系统……应用于登陆作战的海军力量肯定与原先为争夺制海权的海军完全不同。新海军的基本武器是用于投送海军力量登陆作战的。这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舰载航空兵是基于海上的航空兵；舰队陆战队是基于海上的地面部队；舰队的枪炮和导弹是基于海上的炮兵部队。”

塞缪尔·亨廷顿，1954年

很少有人注意到，美国国防部军语词典没有收录 seabase（海上基地）这个词条，原因不言自明，“海上基地”原本不是新词或新生事物。人类自有战争以来，就知道运用海上能力支持包括陆地作战、两栖作战、海上机动等在内的军事行动，海上基地作为一种支持作战的方式一直在演进。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跳岛作战”中凸现出来的海上后勤，到21世纪初“持久自由”行动中的前沿部署，海上基地越来越体现为远离本土从海上直接提供作战保障，甚至直接融入作战行动。随着美军全球战略日益系统化和国际地缘政治环境急剧调整，战场环境发生剧变，再加上军事技术的快速发展，基于海上的后勤保障已经从“下意识”的传统作战方式，向“主动”的联合集成转型。尽管各军种从自身角度和利益出发，对“海上基地”的理解各有不同，相互争吵和攻击也时有发生，但“海上基地”始终在向着“海基能力”（seabasing）方向演进，从原有的“海上基地”物理平台概念逐步升华为海基能力联合集成概念，并与后来出现的空海一体战概念互相交织，呈现逐渐融合的趋势，从而成为美军全球战略的海上支撑。

一、冷战结束之前：初步认识阶段

美国海军陆战队 J.W. 哈蒙德中校早在 1971 年便在《陆战队公报》上发表题

为《海上基地：真正的两栖作战》的文章，文中称：“我们不再需要通过在滩头建立阵地来实施两栖作战的时候到了。我们可以切断岸基基础设施的‘脐带’，包括海滩、海滩出口、斜坡、机场和港口等，并完全从浮动的基地上行动。海上基地是两栖部队的公共领域。”这一观点可以说很具代表性，基本代表了当时人们基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冷战结束之前对“海上基地/海基能力”的普遍认识，认为“海上基地/海基能力”在本质上是一种海上的后勤能力，是一种将部队与装备物资投送上岸的海基后勤保障方式，向岸上部队提供短期或者长期维持服务。在这一阶段，美军在研究与审视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马岛战争中的由海上发起的战役时，充分肯定了海基后勤在历次战役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海军学院报》1991年4月一篇名为《一路向前》的文章发表之前，人们对“海上基地”的概念整体上还停留在为消除传统两栖登陆作战中的“铁山”（两栖登陆作战中堆积在滩头的如山一般的物资）而进行的海基后勤保障上。《一路向前》的发表，引发了美军就“海上基地”的概念内涵及其潜能的长达20多年的辩论。《一路向前》的作者强烈呼吁冷战结束后美国海军重点关注沿海地区，并提出了“以新的海上部署模式和力量构成来维持支援人道主义援助/灾难救援、国家建设、安全援助、维和、反毒品、反恐、反暴乱以及危机反应所需的前沿存在”的濒海作战新思维、新框架。这犹如一根导火索，引发了正在重新寻找敌人而进行战略调整的美军，特别是海军陆战队与海军对海上基地作战新应用的关注。

冷战结束以后，由于在广阔的海洋上失去了可以匹敌的舰队，美国海上力量的基本目标已从“实现对海洋的控制”转向“利用对海洋的控制”，加之美国海外基地的减少，这为“海基能力”概念日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在此背景下，美国海军首先进行了“由海向陆”战略思维转型的探索，1992年发布的《由海向陆——为美国海军进入21世纪做准备》提出了海军濒海远征作战和联合部队推动的概念；1994年发布的《前沿存在——由海向陆》增加了对“力量投送、战略核威慑、战斗可靠前沿存在以及通过海上基地提高灵活性”的强调。美国海军似乎已找到了未来海上战略思维的方向，“远征、前沿、濒海、向陆”成为描述战略新思维的热门词，但实现这一全球性海上战略思维调整的途径却还感觉影影绰绰，尚未找到着力点。

与此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寻找未来战略目标时自然而然回归到了传统的两栖作战。1996年1月4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任司令查尔斯·克鲁拉

克上将签发了美国海军陆战队顶层概念文件《从海上发起的战役机动战》。在探讨“从海上发起的战役机动战”概念所带来的一些训练和装备收益时，克鲁拉克上将指出：“海基能力将把海军陆战队员从建设岸上设施的需求中解放出来，使之能够全身心投入到行动中去。由舰艇到目标的机动能力的提高，使我们能够把兵力直接投送到最需要的地区，包括那些远离港口和机场的地点。”由此，“海基能力”概念正式出现在美军的官方文件中，拉开了对美国海军陆战队最早提出的“海基能力”概念进行专业化探讨的序幕。

1997年12月30日发布的《2010年及以后的海上预置部队》报告中，海上基地被定义为海军陆战队未来三大重要能力之一。1998年6月发布的《海基后勤》报告也对海基能力概念进行了更加全面的探讨和分析。1999年7月，海军陆战队第32任司令签发的《海军陆战队21世纪战略》继续丰富了从海上发起的战役机动战的系列概念。

2001年11月发布的《远征战机动》文件进一步探讨了海基能力和海基部队的相关性：“海基能力支持多样化的、灵活的力量投送。海基能力将使部队可以直接从舰上投送到深入内陆的目标，对传统的阶段性的两栖作战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海基行动将使海军力量投送的效果最大化，对联合部队指挥官部署和使用海军远征部队有巨大的帮助。海基能力并不只是一系列平台，它是多种平台的网络化……”

因为海基能力与海军陆战队的关系最为紧密，是海军陆战队实现未来“远征战机动”中“舰到目标作战机动”战法的核心赋能因素，因而海军陆战队既是海基能力思想的始作俑者，也是最积极的鼓吹者和推动者。

从1996年到2002年，美国陆军未来概念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使用大型飞机进行部署和支援。这就要求美国陆军花费巨额资金来购置飞机或依靠空军协助，鉴于此，陆军转而寻求通过海运方式来进行部署和支援。这就为日后陆军积极参与海基能力概念演进埋下了伏笔。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冷战结束后至2002年这一阶段，随着美军向联合作战调整，在寻找新的战略目标和开拓新军事概念之际，各军种不约而同将注意力集中于海上，为发展由海向陆的“途径”而聚焦于“海基能力”。

新的战略目标、新的国际环境，以及信息技术革命催生军事技术革命和军事思想革命，在多种因素合力的直接影响下，美军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赋予传统“海上基地”以新的内涵。从此，静态感的名词 seabase（海上基地）逐步演变成更具动态感的 seabasing（海基能力）。

二、“9·11”事件至2004年：“海基能力”概念遇冷错乱

自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以后，美军一直将注意力集中于全球反恐。随着美国以全球反恐为首要目标的新外交政策的推进，美军对海基能力的探讨暂时被搁置，但并没有被废止。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始终都在为这一概念的成熟与发展不断努力。为此，美国海军陆战队作战发展司令部设置了海基能力集成部（GS-15），专门负责海基能力发展的相关事宜。美国海军作战部能力与资源集成部（N8）下属的远征作战部（N85）专门设置了海基能力集成分部（N85V）^①，具体负责21世纪海上力量中的海基能力相关事务，以及海基能力的作战概念、能力等的开发，改善发展路线图，评估海基能力平台的组成系统，参与海上基地项目的需求与发展过程。而美国陆军则由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例司令部下属的陆军能力集成中心具体负责相关概念的研究。

但是，由于各军种与各研究机构使用不同的方法为“海上基地/海基能力”进行定义，“海基能力”与“海上基地”概念经常被混淆。各军种对海基能力定义的不统一，造成了人们对海基能力定义的困惑。与此同时，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提出的不切实际的“10-30-30”（即“10天速控，30天速胜，30天速移”）作战原则，使原本就不清晰的海基能力概念更加混乱。正如长期支持海基能力的海军退役上校萨姆·唐格瑞迪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人们以各种相互冲突的方式定义海基能力。”

在此期间，美国各军种、智库以及一些独立的防务专家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抱着不同的认知，撰写发表了众多学术论文与军种文件，并使用许多不同的方法为“海上基地”和“海基能力”进行定义和诠释。在用词上从原始的“seabase”逐渐衍生出“seabasing”“sea basing”“Sea-Basing”“Enhanced Networked Sea Basing”“Joint Seabasing”等多种形式，并且含义各不相同。尽管发展到最后用词逐渐集中到“seabase”与“seabasing”两个，但也还是常常将“海上基地”与“海基能力”概念混为一谈，经常出现两者混用的现象。

对于海基能力的矛盾心理实质上反映了美国对海外战争的本质宽泛和不确定的认知，也反映出美军最高决策者对未来战争无法准确预测的焦躁心理。美军各军种间的利益之争、庞大预算和海基能力自身概念还存在先天性缺陷等因素，也是造成海基能力概念混乱的重要原因。

^① 2012年3月，作为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重组计划的一部分，海军远征作战局编号从N85调整为N95，置于新的海军作战部负责作战系统的副部长办公室的领导之下，下设有海上基地科（N95V）。

2002年6月,美国海军根据国防部2001年版《四年防务评估》的要求,出台了《海军转型规划纲要》。这个纲要系统论述了建设“21世纪海上力量”的构想,提出了未来美国海上力量实现转型的3个新的基本作战概念——海上打击、海上盾牌和海基能力。在这个纲要的基础上,2002年10月,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维恩·克拉克发表了题为《21世纪海上力量——投送决定性的联合能力》,文章除进一步阐述上述概念外,还提出了海军“总体作战概念”以及在这个概念下海军未来的兵力结构。这位海军领导人将海基能力和海上打击、海上盾牌、部队网并列为未来实现转型的四大核心能力。

2002年10月,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共同颁发指导新世纪战略转型的构想——《21世纪海军力量》,以共同推动和倡导海基能力概念。这样既密切了海军与海军陆战队的“伙伴关系”,更好地体现了联合性,同时也是海军追求自身利益发展的必然选择。

2003年5月,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发布了《联合作战的海军作战概念》文件,描述了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在2020年之前的近期、中期以及远期将如何在多种类型军事行动中做出贡献,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远征机动作战”同美国海军的“21世纪海上力量”概念结合到一起。

2003年8月,美国海军与海军陆战队共同发布了《增强型网络化海基能力》文件,该文件被认为“使海基能力的概念比《联合作战的海军作战概念》深化了一步”。文件中将增强型网络化海基能力定义为:“根植于一系列海上系统和资产的一体化能力,使海上和岸上所有维度的海军力量投送效应最大化。它相比原来的海上接近和组建、选择性卸载和使用网络化分散部队,在海上重构的海军投送能力而言,是一次质的飞跃,受到了部队网的推动,促进了所有类型军事行动的联合作战。”

与此同时,美国海军与海军陆战队的执着也引起了美国国防部高层的注意,经负责采购、技术与后勤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特许,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成立海基能力特别小组,对海基能力展开了一项调查,并于2003年8月发布了名为《海基能力》的调查报告。报告以《增强型网络化海基能力》为出发点,在充分考虑《2010年及以后的海上预置部队》的基础上,通过从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总结的经验,得出4条主要结论:

(1) 海基能力是美国一种关键的未来联合军事能力。海基能力有助于确保美国进入拒绝为美国提供支援设施的地区;

(2) 未来对海基能力的需求将远远超过当今的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作战能力;

(3) 海基能力的复杂性和困难性需要螺旋式发展的努力，以解决公认的问题并建立联合海基能力“体系”；

(4) 美国应该实际测试海基能力，以解决问题，并研究所有军种的领导技能（强调独创性）。

此报告的出台，充分说明海基能力已引起了美国国防部内部的极大关注，创建致力于发展海基能力的联合机构已是众望所归。该报告可以说是海基能力概念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2003年11月，修订版《海军转型路线图》发布。文件指出“海基能力是一项国家能力，是我们的基础性转型作战概念”。文件中虽然没有对海基能力进行详细描述，但旗帜鲜明地肯定了海基能力作为海军支柱性作战概念的地位。

在此阶段，尽管美军上下的注意力均集中于伊拉克与阿富汗，但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深知自身未来的战略使命，并未在此“混乱阶段”放弃对海基能力的探索。特别是在2004年7月，美国国防部联合资源监督委员会（JROC）决定将海基能力直接踢出采购计划之后，更坚定了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规划者们一起推进海基能力建设的决心。

三、2005年至2010年：“海基能力”概念定型成熟

海基能力的支持者认为，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未来海基能力概念将使对战场上部队的支援和运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是大规模联合部队的赋能器。

2005年3月，美国发布的《国防战略》中强调的8种关键作战能力几乎都与海基能力有关，特别是“在遥远的反介入环境中投送和维持部队的能力”。这个文件还提出了通过主要作战基地体系、前沿作战地点、合作安全站点以及联合海基能力来改善美军海外部队态势的必要性，并指出联合海基能力为海外军事态势的转型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

在此背景下，2005年8月1日，美军出台了海基能力《联合集成概念》。该文件更加详细地分析并阐述适用于2015年到2025年的相关概念，并首次为海基能力界定了一个通用定义。由此，关于海基能力的概念向前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使各军种对联合海基能力的定义以及联合海基能力作为一种手段对未来美国全球战略的实施所发挥的实际作用达成共识。海基能力《联合集成概念》中对海基能力的定义为：“海基能力是指从海上快速部署、组建、指挥、投送、重建和重新运用联合战斗力，在联合作战区内不依靠陆上基地为装备精良的联合远征部队提供持续支援、物资供应和兵力保护。这些能力拓展了作战机动手段，确保海

上进入与介入。”

2006年3月，以国防战略提供的指南为基础，《海军陆战队应对安全环境变化的作战概念》发布。该文件阐述了一系列更新的概念，其中指出：“从海上发起的战役机动战是我们濒海力量投送的概念基础。海基能力提倡的是一种快速接近、运用和维持全球来源部队的方式，这种方式能够为总统和联合部队指挥官克服发展变化的安全环境带来的挑战提供更多的政治军事选项。”

2006年版的《海军作战概念》延续了美国海军陆战队作战概念的思路，并提出海基能力是支持远征性力量投送和预防性安全合作最主要的手段。关于安全合作方面，这份文件还首次提出使用全球舰队兵站来验证海基能力。

2006年8月，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发布了海军海战出版物/海军陆战队作战出版物 NWP3-62M1MCWP 3-31.7《海基能力》，最终将海基能力概念转变成了条令文件。这份出版物为在多种类型军事行动（从主要作战行动到民事支援）中以海基能力实施当前和近期的行动提供了条令指南。该出版物的发布，可以说是海基能力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由此海基能力由概念逐步向具体的作战应用发展。该出版物对于海基能力与海上基地的定义直接引用了2003年11月修订版《海军转型路线图》中关于海基能力与海上基地的描述：“海基能力作为一种国家能力，实现投送、维持海军兵力与联合部队作战，借助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海上作战行动的独立部队、分布式与网络化部队的机动作战来保证联合介入。”海基能力包括海上控制、确保介入和兵力投送等传统海军任务，重新重视远征机动作战。

海上基地本身是一个分布式网络化平台的集合体，具有机动性和灵活伸缩性。通过这些平台可以从海上向全球投送进攻和防卫兵力，并且在联合作战区内不依靠陆上基地就能组建、装备、投送、支援和维持部队。

海上基地可灵活伸缩，通过集成全部海军陆战队部队，扩大和缩小规模以完成任务要求。集成部队包括远征打击部队（ESF）、航母打击群、远征打击群（ESG）、具有特种作战能力的陆战队远征队（MEU）、水面打击群（SSG）、两栖部队（AF）、海上预置部队（MPF）、战斗后勤部队（CLF）舰船、陆军海上计划以及跨国部队（MNF）等。

此后，在海军与海军陆战队发布的一些官方文件中，进一步就海基能力的作战运用阐明了观点。例如，2007年6月，第2版《海军陆战队应对安全环境变化的作战概念》中称：“海基能力将使我们具备从海上的国际水域发起行动的能力，从而可以确保作战机动和进入权利。”2007年，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联合发布了《21世纪海上力量的合作战略》文件。这一文件充分吸收

了两版《海军陆战队作战概念》和2006年版《海军作战概念》的观点，反映了近20年来的海基能力概念发展过程。2010年版《海军作战概念》中认为，海基能力不仅仅是可以用来支持多种类型军事行动，而且它可以为美国提供一种适用于新安全环境的非对称优势。

在随后的日子里，美国各军种以及防务智库的研究人员纷纷撰写了大量的学术性文章，以极高的热情多次讨论海基能力概念及其运用。至此，“海基后勤—海上基地—海基能力”的认知过程基本完成，其概念内涵不断发展、延伸、清晰、完善，逐步形成了共识。海基能力概念的混乱局面得以终止，渐趋成熟，确立了较为权威性的定义。

海基能力概念的提出，不仅直接影响到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转型思路、作战概念发展、装备项目建设，而且对美国其他军种、美国国防部、美国造船行业等也有相当影响，甚至直接影响美国未来几十年的国家大战略。在20世纪90年代，美军内部对海基能力的辩论在一定程度上还停留在战略层面，而如今，美军对海基能力的辩论聚焦在如何造船，以及在国防预算紧缩的情况下如何优化海基能力平台的问题。

美国陆军对“海基能力”的认识和参与较晚。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之后，在美国海军和空军提出“空海一体战”构想时，美国陆军逐渐认识到未来一段时间内，像在前两场战争中那样由“战地靴子”唱主角的机会已经不多，只有顺应国家安全战略关注重心东移的趋势，才能更好地体现其存在价值，从而在与其他军种的竞争中保持主动。于是，美国陆军开始思考在应对未来新兴大国崛起形成的所谓“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中自身的定位与使命问题。在2013年确定的2020年美国陆军的总体目标与兵力设计原则中，已明确了“基于海基能力有能力实施联合作战”的具体目标，并提出由于目前训练模式并不支持美国陆军整合进海上基地，所以应把海基能力嵌入到未来旅战斗队训练之中。

四、与“空海一体战”概念交织互动

从以上美军对海上基地/海基能力的认知的演变过程及其定义可以看出，海基能力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它是利用海洋作为运用和维持海军和联合部队的一种思想；是构成未来海军核心作战能力的“核心支柱”和指导21世纪美国海军转型的顶层概念之一；是为应对新兴大国“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而需重点发展的联合集成概念；是实现美国全球战略的有效途径方案，并有潜力左右未来几十年的美国大战略。

从另一个角度看，海基能力的外延又是多层次的：源于对海基后勤支援的思想，而成为海上预置概念的一种升级；是使用多种海上平台在很广阔的海域中执行并维持联合作战，克服了距离因素的限制之后，谋求促进联合作战样式的创新；以有形的海上基地为中心形成强力控制区，成为未来美国海军控制海洋最为核心的强有力手段；通过海基能力，美国能够以最小的政治代价实现对利害区域的介入，从而最大限度提升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是未来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前沿存在之关键性支撑。

尽管在2010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并没有提到海基能力这一概念，但随着美军全球反恐战争的结束，空海一体战概念的兴起，细心的人不难发现，始于20世纪末的海基能力概念与后来的空海一体战概念，无论在其内涵还是外延上都有着很大的趋同性。海基能力的思想对后来的空海一体战概念的形成，到底有多大的影响，这是无法直接量化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两种概念，均是以海军为核心的“海军—陆战队—陆军”或“海军—空军—陆战队—陆军”军种联合模式，只不过后者比前者的目标指向性更强，后者的内涵与外延范围更广泛。

由于海基能力是一个仍处于发展阶段的联合集成概念，美国各军种对这一概念的推动，更多是从国家战略需求出发，寻求各自发展的立足点，因此对资源的争夺不可避免。但是，从目前美国面临的威胁形势、防务资源以及能力需求来看，各军种和美国国防部对海基能力的推动，存在不少矛盾之处。一方面，更多样化的威胁和任务，对美军提出了更为复杂的能力要求，单纯的技术优势和数量规模已经无法满足需求；另一方面，由于财政困境，美军可用的防务资源相对萎缩，预算逐步成为制约能力发展的重大瓶颈。由此推断，“海基能力”的未来发展和实践必将面临重大的挑战和风险。

五、结论

毋庸置疑，从“海上基地”到“海基能力”，能进行长达20余年的辩论，充分说明了海基能力概念的价值。自空海一体战概念兴起后，海基能力与空海一体战两个概念即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竞争。但在美军战略重心转向亚太的背景下，受国防预算缩减、技术制约等的影响，两个概念平行发展已不可能。海基能力概念（或术语）将来是否存在已无关紧要，其原有的概念目标完整地嵌入空海一体战概念是必然的。事实上，美军也正是如此操作的。

尽管中国海军和美国海军的海军战略和作战构想不尽相同，但以军事行动

为政治目标服务这一点是一致的，提高军事行动的灵活性对中国海军来说同样重要。从这一点上讲，海基能力概念对中国海军来说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对越来越严峻的东海和南海领土争端上。例如，就目前的南海海域态势来看，中国和越南、菲律宾等国存在大量领土和海洋资源纠纷。在解决主权争端时，如果一旦外交途径失效，不得不运用军事手段之时，对中国而言，由于南海海域各岛屿岛礁不具备建设大型军事基地的条件，其远离本土进行夺岛作战的困难是巨大的。所以，基于中国海军现有实力，建设海上基地，以海洋为机动作战空间，将会对中国通过军事手段捍卫国家领海主权提供有力的支持。



目 录

上 册

第一章

冷战以来的海基能力概念 1

第一节 从海基 (sea-based) 到海基能力 (seabasing) 2

一、海基 (sea-based) 作战 3

二、海基能力：与陆地相关的概念 5

第二节 “押韵” 的历史 7

一、寻找任务 7

二、解缆起锚的盟军 12

三、追踪文献的踪迹 16

第三节 浅滩上的海基能力：未来远景片断 22

一、速度就是生命 22

二、美国海军失去兴趣 27

三、这需要海上基地吗？ 33

第四节 沿全新的航向前进 37

一、将基地功能重归海基能力 37

二、内部反思 43

三、将外交政策放归海上 49

第五节 结论和最终提议 56

第二章

海基能力：概念、议题和建议 59

第一节 什么是海基能力？ 60

第二节 海上控制、管理和反介入 63